

中华名人纪实丛书

6

电影艺术家

音乐家卷

送你一棵勿忘草

关鸿 余之 成平主编

珠海出版社

关鸿 余之 成平主编

中华名人纪实丛书

送你一颗 红心 忘草

珠海出版社

(粤)新登字 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送你一棵勿忘草 / 关鸿等编

(中华名人纪实丛书)

ISBN7-80607-113-x ¥16.20元

I. 送 …

II. ①关… ②余…

III. 中国 - 纪实 - 名人

IV. I25…

送你一棵勿忘草

© 关鸿 余之编

终审:成 平

策划:成 平 魏心宏

责任编辑:李一安

装帧设计:金 星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吉大景乐路图书大厦 4 层

电 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印 刷:南昌市印刷十二厂

开 本:850×1168 mm 1/32

印 张:12.875 字数:311千字

版 次: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ISBN7-80607-113-x/I·70

定 价:16.2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书系编选作品,因部分作者地址不详,请速与本社联系,寄稿费样书。]

目 录

诗魂君里	黄宗江 (1)
忆赵丹	吕 复 (8)
孙瑜老师	
——30年代电影回顾点滴	黎莉莉 (16)
好人唐纳	黄宗英 (22)
他死在工作岗位上	
——痛悼金山同志	吴祖光 (30)
长歌行	
——记孙道临	黄宗江 (35)
我的艺术梦	凌子风 (41)
香港从影琐忆	顾也鲁 (53)
我拍《不夜城》	汤晓丹 (62)
黄门轶事	黄宗洛 (71)
他献上一颗虔诚的心	史中兴 (81)
我的路	刘晓庆 (97)
陈冲新婚在美国	余 之 (142)

细说巩俐..... 王 戈(184)

一根共震的心弦

——记贺绿汀..... 茅于润(198)

思乡曲

——马思聪传..... 叶永烈(206)

寻访刘天华的足迹..... 黎 辰(265)

绝 唱

——忆我的父亲陈歌辛..... 陈 钢(273)

他与“命运”同行

——记著名音乐指挥家曹鹏..... 王国伟(283)

三十里铺和《三十里铺》..... 乔林生 曾泽礼(292)

生 命..... 陈祖芬(300)

你走得太早了,太早了

——人民音乐家施光南最后的日子..... 傅溪鹏(316)

无言的辉煌

——写给九泉之下的范大雷教授..... 周玉明(332)

将军歌唱家

——记解放军艺术学院政委乔佩娟..... 舒 云(344)

路,有荆棘,有鲜花.....

——记女高音歌唱家殷秀梅..... 傅溪鹏(353)

送你一棵勿忘草

——赴美前的心里话

..... 朱明瑛 自述 周玉明 执笔(365)

自信,是我的上帝

——朱明瑛赴美留学四年自述..... 周玉明(389)

诗魂君里

黄宗江

我识郑君君里亦晚，也不算晚，早在 30 年代，我就是他的观众，中学生观众，在银幕上认识他了。那时候我已能辨识他和他（她）们拍的是进步影片。至今，我还能想象清楚地看到他在联华出品的《火山情血》中主演小生，女主角是黎莉莉。但见她在他宽阔的额头上画了一个王字，说你是个老虎。连我这男性的小观众也能感到郑君里可真是“美男子”，甚至比当时的电影皇帝金焰还美。我还见过他在影片里的一些小角色和老角色。我想是由于他出身舞台，力求成为一个演技派的性格演员。

他给我更大的印象与影响是他和章泯合译的初见于中国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我自幼憧憬舞台，欧阳予倩、洪深与袁牧之的著作为我启蒙，章郑合译的中国第一部斯坦尼更为我奠定了“理论基础”。我现在仍能记得第一章标题是“松弛”——自我松弛或肌肉松弛之类，我至今仍认为这是

表演基础的基础。

君里日后的事业则不在表演，也不在理论，而这一切奠定了他做为中国电影导演一代大师的基础。若干年后评论，君里远不是理想的演员，还不在于他的广东国语、偏洋的形象，首先，他虽介绍了“松弛”的理论，自己却难做到，不但演戏，连生活里都很难松弛。再者他的貌美，干扰了他的表演。貌美有时助长一个演员，如秦怡、孙道临。有时候反会干扰一个演员，君里属于后者。（很想附一笔：这样一个昔日美男子，电影明星，却未闻其绯闻韵事，亦可贵。）

我面对面地得识君里，远在 40 年代，准确地说是 1943 年重庆之夏。那时我自上海来投身夏衍、于伶诸公主持的，也就是在党直接领导下的中国艺术剧社。我才来了几个月，雾季的演出已过，剧社在北碚歇夏整顿。原为学术部长的沙蒙，演出部长的舒强离社赴延安。不知怎么一组合，我当了学术部长，从社外聘来郑君里当演出部长。一个夏夜，小宴欢迎君里。在座夏于二公，老宋（之的）司徒（慧敏），时已称东老的史东山，更少不了当时的演出者，今称监制，俗称老板的金老虎金山。他们都是我的前辈，我默默地听着他们笑谈 30 年代上海剧坛往事。犹记得君里和金山说起他在 30 年代怎么帮着他的哥儿们赵丹和劲敌金山在上海争夺剧场的事，如今宗派流派之争化为笑谈，而不是日后的人民内部矛盾作敌我处理，原是同林鸟也。（时阿丹尚在新疆坐狱，我还无缘相识，更未能预卜他后来成了我的妹夫。）

同林鸟这一喻深合我心。我们这些艺人就像是一群漂泊的鸟，似追逐无定，但也在极力辨别方向，跟踪头鸟。我们像是一群追求自由天地，皈依自然的生灵，多少懵懂于政治，但从心底极端厌恶那不民主、不自由、独裁的黑暗政治，向往着明朗的天，明朗的政治，我们才得以在艺海艺天，或深潜或高翔。

我们这些新一代的艺人，多少有别于古老相传的戏曲、曲艺艺人。当时电影在蒋管区、解放区、沦陷区均难发达。话剧却在不同区域，在战火纷飞的40年代，均可称鼎盛时期。因为它是最战斗的，当然，它也必须是最艺术的。当时对话剧领域新兴的职业艺人有剧人之称，记不清是谁兴起的这称谓，只记得当时一位著名话剧演员诗人江村溁倒病死于成都，郭老（沫若）为之题写墓碑为“剧人江村之墓”。这剧人二字不等于诗人，却更赋予诗意了。

在解放区、蒋管区与沦陷区，文工团、演剧队或职业剧团，我们这些剧人闯荡江湖，滚过稻草，如无稻草可滚，也是挤过亭子间地板的师兄弟，今日习称哥儿们。我和君里未一同滚过稻草，却滚过乒乓球台。1944年夏中国艺术剧社旅行公演于成渝之间的内江，我们宿在一座旧庙里。庙里有一张大乒乓球台，金山和他的好哥儿们沈剡睡在球台一边，隔网，我和君里睡在另一边，真可谓抵足而眠了。当时我正陷入情网，夜半恍惚中差一点错抱了一下君里，幸未被发现。在重庆我还不只一次夜谈难归就睡在君里、黄晨夫妇足下，榻下。何以如此亲密，几如恋人又绝非异性或同性恋，是我们都是如此倾心地恋着我们的艺术，我们的革命剧艺，时称“戏剧运动”，是一种运动，也是政治性的，却是非日后的政治运动。在艺术上是漂泊的，却是共同展翅的同林鸟，紧紧跟踪着头鸟——毫不拔高地说就是党的领导，具体地说我们周围代表党的人，还有屹立“红岩”的周恩来。“陪都”重庆的天地是那样的黯淡。我不能忘记在那岁月里传阅着罗曼罗兰著、傅雷译、沈剡藏的一部《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最后一卷《复旦》的卷首是乐谱一行，德文歌辞，译为：“你，可爱的艺术，在多少黯淡的光阴里……”

这一时期君里早已不是电影演员而是戏剧导演了。我和他初次的合作是他导演的夏衍、于伶、宋之的合写的《戏剧春

秋》，写的就是一群剧人，我申请在此剧中演了三个小角色：一个不许自己女儿演剧的封建老者，自己反成了滑稽戏里的角色；一个洋场恶少；一个旧日卡尔登剧院历尽后台春秋的茶房。君里是一位总有自己精密的设计却又极其民主的导演。正排到一对扮演南国社情侣的沙蒙与叶露茜重逢又泣别的下场，导演对我说：“宗江，你从柜台走向茶座，收拾杯盘……”我说：“君里，我有这么个设想，你看看。”他看了一遍，大声说了声：“OK！”我就忙收拾杯盘，轻哼着两句京剧《武家坡》里已精简的老唱词：“少年子弟江湖老，红粉佳人白了头！……”其实那时我们都还未老，远未白头，长者三十来岁，幼者二十郎当，我们都在体验，或可说是预感到日后的沧桑……

一次君里对我说：“我真想排夏衍的《水乡吟》，幕启，只见纱幕中的水乡，纱幕上题了诗句——如今纱幕上题字已多见，但在那时却是创见。君里有许多创见，在那时却未能闯出来。在生活的字里行间，这一美男子有着几多美丽的涟漪。对生活，对戏剧，这一行吟诗人似的导演都做了诗的处理。（日后他曾和诗人白桦合作《李白与杜甫》，我曾阅初稿，佳甚，惜又未能问世。）

奇怪，年轻的日子并不飞快。我们分手数载，我远走海角驶帆，又回到校园面壁，又吐血卧床两载。再起床时已临近上海解放之日，君里在病榻前找到了我。他正和伙伴们在地下拍摄迎接解放的《乌鸦与麻雀》，他要我演一个角色。我婉谢并推荐了好友孙道临，那时他初登银幕。我放弃了重做演员的机会，可说了无遗憾，因为我早就认为自己不是个理想的演员，乃投入写作。但也可说至今遗憾，因为写作到底是属于集体而必须单干的职业，惟演员、导演和那些焦头烂额为他们服务的行业，才能在一起滚稻草，滚乒乓球台……

“一江春水向东流”……解放了，天亮了，飘泊的鸟群也终于跟上了头鸟，冲上了“明朗的天”。君里有此一时期，也只能

在此一时期，成为成熟的导演，乃至的的确确的一代大师。他所导演的《林则徐》、《聂耳》、《枯木逢春》——给观众，给人民，带来了深远的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回响。这一切自有电影史学家定评。我仍只能拈着一株稻草，玩味一行诗句。

就说那林则徐的出场与退场。林则徐摘下了顶戴，抖下了马蹄袖，虽未匍匐，也毕恭毕敬地上殿朝主。亡友海默说过：“这身打扮谁穿上都难看，唯独赵丹……”这是演员的功夫，然内行知晓，全盘尤见演员们身后的导演功力。林则徐遭贬，被迫离开战场，那策马回顾，犹今令人过目难忘。《聂耳》里聂耳和他的伙伴们在拂晓街头挽臂高歌，那必然是来自聂耳和赵丹、君里，他们那些30年代左翼青年一起的生活。生活，经过了导演的点拨。六和塔上，聂耳和他的浑身著红即赴苏区的女友郑雷电告别，突然拥抱而吻，那就是30年代的，聂耳的！（我话至此，演郑雷电的张瑞芳忽插话：“删了！”我不觉口出秽语：“谁他妈删的！”）《枯木逢春》虽当时争论不少，我仍然十分喜爱，犹如“水乡吟”似的一桥又一桥……君里一次对我说：“宗江，你留意没有，这里头有‘十八相送’……”然也，诗人！意境中也还有《清明上河图》。

君里是导演，是诗人，又是学者。我总记得，在君里案头的小书架上，有他每排过一个戏的档案夹，一字一句一切，十分精致。这艺术处理得极其科学。这艺术科学的资料史料是极其宝贵的，我一直惦念着劫后尚存否？（君里已出的著作有其爱徒汪岁寒等整理的《角色的诞生》、《画外音》等。）

我40年代就十分憧憬，想一写常书鸿和他的伙伴们在沙漠里驼舟似的战斗。60年代了，君里背着一大堆中药，仆仆风尘地来北京找我，要我为他写个关于敦煌的电影本子。初稿在常老故乡的西子湖畔冲出来了。我不满意得连誊清都不想，在郑家由能辨天书的白桦一字一句地念给君里听了。我对郑说：这

还不是我想写的，我想写一种“历史的激情”，想写出陈子昂诗境：“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并反其意用之：“前见古人，后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群欣然而泪飞！”他连称是，是我们共同要寻的诗，但至今未能寻到。那个本子尚幸存于劫后，在写了三十多年后一字不改地发表了一下，题做《敦煌夜谭》，聊做合作失败的纪念，并视我二人友谊的历史。

历史终于走到史无前例的日子了。或出于敦煌发现的唐代变文：“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两分飞！”此一大限又何其之大：夫妻，子女，父母，兄弟，朋友，同志——俱都分飞，乃至坠地身亡。那时你、我、他、她均属牛鬼，好大的牛棚，铺天盖地的牛群啊！我在一分店小棚居然挂上了个“30年代反动文人”。我曾申辩说：我实不能往脸上贴金，我30年代怎么称得上文人，只能说是个30年代反动小孩。“触及灵魂”地说我内心也确属“反动”，我念念不忘我接触过的我认为是有党性的30年代“黑线”作品：夏衍的《包身工》，他所译的高尔基的《母亲》，于伶的，宋之的的……乃至早就被批为超阶级的反动的《天伦》，我犹忆君里在影片中演一序幕、尾声中的乞讨老人，蹒跚世间，低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乃至“反动”地认为这歌声也曾抚育自己，甚至可说是一种启蒙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想……俱往矣！我在他乡牛棚，隐约得知在上海的君里和阿丹家同时被抄，连线装书每页的夹层都搜到了！搜什么？他二人当年同台的亲密的战友，被他们呼做“阿蓝（莘）”的人儿，怎么如此无情绝情，没那么一点“哥儿们义气”，用党性的语言说“阶级感情”！绝妙的联想是：他三人同台演过《大雷雨》，江青女士饰主角卡捷丽娜，赵丹饰其蠢夫奇虹，郑君里饰其情夫包里斯。天哪！这真是30年代，哪一时代也难以写出来的大悲剧，大闹剧啊！君里如何得活，如

何能不癌症身亡！俱往矣，往矣！“文革”后为君里在沪补行追悼会，我自京遥寄一悼词——

君里兄长灵前：

一代剧人/一代导演/一代学者/一代英才/幸与我
党同代/恨和江妖同台/大劫复大治/而君已不在/但慰
九泉/此世又见百花开

弟 宗江泣挽

忆赵丹

吕 复

1980年10月14日上午9时，我含着悲痛的眼泪向赵丹同志的遗体告别，看着他安详地长眠在鲜花丛中，久久不忍离去。哀悼之后，带着沉重心情回到住处，拿出他新出版的《银幕形象创造》，翻开扉页，对上面写的“阿丹”两个大字，注视良久。这是他与世长辞的前五天——10月5日下午，躺在北京医院的病榻上，为我和苏红用左手签的名。当时他病体虚弱，说话已很艰难，睁眼也很费力，但却把自己的签名写得那么有神，“阿”字写得有些弯曲，“丹”字却写得刚劲有力。我是多么珍惜他在垂危之际给我们留下这永别的纪念啊！

我把赵丹的两本遗著，反复翻阅，其中不少地方引我回忆。翻到《地狱之门》中一帧照片，更是触动心怀。那是日本友人村田达二拍摄《友谊之门》纪录片中一个镜头，纪录了赵丹给中央实验话剧院《鉴真东渡》演员们说戏的情景，时间是1979年10月2日，地点是育群胡同演出公司排练场。这张照片上的

赵丹同志，虽已64岁了，还是头发乌黑，身体健壮，他正在用幽默的话语，把演员们引到艺术创造的欢乐之中。当时围着他的演员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年之后，我们的艺术指导会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去年5月，我从北京去上海准备搬家，听说赵丹闲在家里，就想去看看他。在十年浩劫中，我们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曾经被囚禁在一个监牢里，先后也都靠边了十来年。粉碎“四人帮”后，一旦见面，真是百感交集啊！赵丹说：“我们被剥夺了十来年的工作权利，现在该是发挥力量，勤奋工作的时候了！我还想在银幕上至少再创造三个理想的艺术形象。”当时，从他的身体情况来看，是完全有条件的，但两年半过去了，还没见他拍上一部电影。我想，既然他没能上银幕，先上舞台也好呀！就给赵丹送去了话剧剧本《鉴真东渡》，并且希望他能来客串“鉴真”。第二天再去看他，知道他当晚就把剧本翻阅过了。他认为剧本基础还好，写中日友好的历史题材也有新意，是具备改好条件的。关于请他饰演鉴真的问题，他对我说：“我最近虽有空闲，但上话剧舞台，排了还要演，一演就要连下去，占时间太长，会影响我接受电影任务。我告诉你，宗英也看了这本子，她说你吕复就可以扮演鉴真嘛！你的面貌还真有点同鉴真坐像相似哩！我看就由你演吧！”作为一个从事过专业演员的人，我自然很爱演戏，但毕竟多年脱离舞台，有些胆怯。于是随口说了一句：“我怎么行？”他看出我的矛盾心情，勉励地说：“你不是演过冯云山嘛？我看行。”并说如果我演，他可以来帮助我，给我壮胆。

赵丹讲的冯云山，是陈白尘写的话剧《太平天国》中的一个角色。我演冯云山，是1937年6月间的事。这是上海业余实验剧团（后简称“业余”）在卡尔登戏院（今上海长江剧场）公演的第三个戏，距今已有43年历史了。他提起往事，倒使我想

起了和赵丹第一次同台演出的情景。

1937年，正是《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在上海风行之际，这时的赵丹已经是观众热爱的电影明星了。而我虽然在南京左翼剧联从事过业余演剧活动，也演过几年戏，但是初到上海，与赵丹这样的大明星同在一个剧团，相比之下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我们第一次同台演出是“业余”的第一个戏，即章泯导演的话剧《罗米欧与朱丽叶》，他扮演罗米欧，我扮演罗米欧的表哥彭福柳。从排戏到演出，相处之中，感到他没有一点大演员的架子，为人热情爽直。但我们之间毕竟是初交。他除了跟我开开玩笑，对我的表演没有提什么意见。我对自己这角色的表演是不满意的，他不提意见也许是出于爱护吧。等到我在第二个戏《武则天》里饰演徐有功之后，他才对我说：“你这个角色对路了，演得不错，要有信心。”并且还向我指出一些不够之处。从此，我就开始叫他“阿丹”了。

赵丹在“业余”时期，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他在艺术上严肃认真，在工作上不计较名位。“业余”开始建立，从4月1日起到8月13日抗战爆发为止，在短短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就先后上演了四个大戏：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宋之的的《武则天》、陈白尘的《太平天国》和曹禺的《原野》。赵丹在第一个戏里演主角，第二个戏里没有角色，第三个戏里演了个群众角色。这个群众角色，只有一场戏，就是第一场在洪秀全金田起义时的群众场面里，扮演一个士绅。赵丹对待群众角色对待主要角色一样的认真下功夫。他很注意人物造型，从服饰、化装到小道具的运用，一丝不苟。他一出场，就很吸引人，一亮了相，即整了整长袍上身横襟背心的上领下边，微睁着老态龙钟的双眼，一边讲话，一边不停地做着小动作，先撩起胸前挂着的一条长辫子，往后一甩；又从袖口里掏出叠得很整齐的白手绢，在唇边掩住咳嗽；接着再翘起小指头上装饰的长指甲，

显出兰花五指，捋着花白的胡须。这个清代老朽的士绅装腔作势的虚伪形象，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去年我跟赵丹谈起这段往事，是在我们为《鉴真东渡》这个戏同去扬州的途中。我说：“你当年对待群众角色态度是满认真的。”他说：“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我们早就这样看待了嘛！你还记得吗？我在《太平天国》里演过杨秀清的B组呢！A组是陶金，他病了，我上过几场。”赵丹在“业余”时期的这些表现，也反映了30年代左翼戏剧运动的好传统。

赵丹虽然很早就从舞台走上了银幕，但他并没有停止对话剧的关心和实践。30年代他在上海还演过《娜拉》、《大雷雨》和《醉生梦死》，参加过上海救亡演剧队演过《秋阳》等独幕剧，他还在武汉演了《塞上风云》；40年代他在重庆演过《清明前后》；50年代来北京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了《屈原》；70年代来北京为中央实验话剧院排演《鉴真东渡》担任艺术指导。这都说明赵丹在从事电影工作的同时，没有完全脱离话剧活动。

1979年6月，赵丹应邀来京，我代表剧院在上海陪他启程，他在火车上同我有过畅谈。他说：“讲到30年代的话剧，是很值得我们作些回忆的。那时候去，就是敢闯。我们一直在党的领导下搞戏剧，搞电影。有了党的原则领导，方向对了就行。艺术上让大家自由发挥，不要干涉过多。你现在离开上海文化机关，我就不给你提意见了。我觉得你被调到中央实验话剧院很好。我们从30年代起，就向往着要建立剧场艺术，就是要搞好剧院嘛！”于是他对如何搞好剧院，谈了很多想法，说是供我参考。他主张每个剧院要创立自己的风格，强调剧院的剧目路子要宽一些，还谈了剧院和剧作家的关系。他说：“一个剧院要联系一批作家，特别是老剧作家，他们为数不多了，你们演了陈白尘的《大风歌》，还可以考虑再演些他的其它剧目，我觉得像他的《太平天国》，还是可以演的。也可以找他再写些戏

嘛！”我们还讨论了如何更好地发挥青年与中年作家的作用问题，他对我介绍青年作家的新作《未来在召唤》很感兴趣。他说他看到的一些青年作家的本子，有青年特色，长处是思想解放，敢闯难搞的题材，也有一定的写作技巧，但在掌握创作规律上还需要下功夫。同时，我们又谈到不要忘了发挥老作家的作用。我说：“有的人对老作家的态度冷淡，不可理解。”赵丹说：“北京人艺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与跟老舍、郭老的长期合作，不是没有关系的。”赵丹又说：“我觉得还可以演些外国名著，比如莎士比亚的《李尔王》、《麦克佩斯》等等，如果你们要搞这些戏，我愿意再来凑热闹。我喜欢你们叫实验剧院，可以在戏剧艺术上多搞点实验。上次你们找了金山，这次又找了我，给我们有实验的机会，我欣赏你们这样的做法。”他一路讲得很兴奋。当火车到达北京站，他看到剧院领导小组的舒强、蓝光、于村和“鉴真”剧组的作者、导演、演员、舞美设计等廿余人代表全院来欢迎他的时候，他笑着说：“我是为你们的新剧目吹喇叭，抬轿子来的。”说得大家都笑了。

赵丹同志为人谦虚、诚恳、直爽、热情。在与我们合作的过程中，受到“鉴真”剧组全体同志的爱戴。从他来担任艺术指导起，到10月24日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一周年演出，前后共五个来月，大家同他相处得很融洽。感到印象最深的是他第一次同剧组全体见面时的讲话。他说：“话剧是我的娘家，我有好多年没有搞戏了。我是来向大家学习的。你们话剧院的创建人欧阳予倩是我的启蒙老师；孙维世是受‘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她是我早年在艺术上的老同志；几位现任的剧院领导人也都是我的老朋友。我对实验话剧院是有感情的。因此，我不讲什么条件，叫来就来。”他边说边沉思着：“电影也有十多年没有干了，话剧就更久了。十几年没有实践，我是战战兢兢的。‘四人帮’压了我多少年没有工作……”说着说着他有些激动了。